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明神宗寶訓

明神宗寶訓

宗廟

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居正等回奏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周海罪狀亦不在海用二人下宜一體降黜其各監等官俱令自陳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以光

聖德疏入

上特奏

聖母亟允所請

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癸未

諭內府各衙門各執事官長隨小火者知道通
年以來多有不守舊規私出禁門交結官員
軍民各色人等到處遊蕩賭博宴會亂談甚
至依勢怙惡隨伴姦詭無籍之徒透漏機密
重務致生事端好生玩法除已往不完外今
後如有此等情弊在內著司禮監嚴拏奏請
在外著廠衛不時密切訪拏具奏如有知而
不舉者一體治罪

禁左道

萬曆六年三月戊辰河南南陽地方喬濟時聚黨龔志尚等以左道惑衆祝寫帛符置造器械濟時成擒志向等脫逃無踪所司奏聞得旨喬濟時即便梟示龔志尚仍嚴限緝捕務在得獲近所捕劇寇多係妖言煽亂通行地方嚴禁如有來歷不明即便擒究

四月己亥妖僧如燈等聲言建塔募化造祝訛言爲東廠拏獲得旨這僧稔惡惑衆著

錦衣衛著實打一百棍遞回原籍爲民仍著
禮部出榜嚴禁遊僧及五城御史力爲驅逐
以後違例來京并容隱的都令各城與緝事
衙門訪拏重治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乙酉兵部題總督邢玠
報稱妖民金得時等左道惑衆奉旨左道惑
衆漸不可長著該總督撫按嚴行各官擒拏
首惡正法解散餘黨歸業若抗拒不服便行
剿捕毋滋禍源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
達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刻書肆行
惑亂人心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
令廠衛五城嚴拏治罪其書籍已刊未刊者
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徒黨
曲庇私藏該科及各有司訪叅奏來一併治
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死

弭盜

萬曆二年二月丙寅兵部覆江西撫按凌雲

冀燕儒官題南昌府豐城縣強盜越城剗庫
據報失銀前後數不合行撫按嚴限緝捕得
吉縣庫被剗賊情重大撫按官不嚴叅處只
朦朧奏報爾部又寬限至十月上下姑息彌
縫何得盜息民安嚴大紀周於德都住俸緝
捕

萬曆三年二月壬午廬州府合肥縣盜剗南
京委官解赴廣東銀兩時府衛縣掌印官俱
赴叅謁事聞

上命南京法司提問委官撫按提問各掌印官
下旨切責前屢禁有司不許遠事叅謁上司
官不許聽其奔趨近來通不遵守以致越獄
失盜所在見告再有失事并撫按官一體查
究

萬曆四年四月庚寅。

上御文華殿講讀適接操江都御史王篆獲盜
疏指以語輔臣曰是疏稱去歲十二月盜劫
淮府建昌王奪其印而守臣匿不以聞何也

居正等退因歎

上聖明留心章疏如此尋下吏兵二部叅勘於是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合言諸臣防範之疎隱蔽之罪

上奪撫按楊成張簡俸一年副使黃可大知府陳吾德降邊方雜職鑄叅議王乾章知縣鄭時章各一秩又因巡按御史張簡論及長史上復怒曰地方失事道府過不以聞長史何罪其還湯明善官兵備以下悉褫之

八月庚午兵部以山西馬邑縣強賊郝彥臣等越獄乞申飭

上曰處決強盜三令五申旣任意抗違雖再行申飭何益今後必盡法毋務姑息按臣沈涵以新任其宥之強賊旣已拏獲年餘何無詳報中間或司道官原未呈詳或巡按御史故不奏請并本縣正佐憑限有無過違令涵從實勘奏郝彥臣等卽梟示未獲者緝拏

辛未兵部覆浙江撫按官謝鵬舉等奏杭

州盜賊縱橫繇各道職守不明議將抗嚴二府兵備事務改併分巡道兼管而抗嘉湖兵備則裁去杭州金衢嚴兵備則裁去嚴州水利道止管屯鹽初內捕盜改爲鹽盜各換給勅書

上曰近來各撫按每於地方失事後卽議增官議更調不知從前所作何事今若不以實責成將來又未免有失且本省盜劫官銀有旨令逮捕賊贓并究解官溺死之故今俱未報

止將各司道更置一番。不過虛文了事。推諉常套。何有懲前慮後之實。今姑如議。爾部科其識之。

萬曆九年四月乙巳。先是盜劫丹陽縣鄉官賀邦泰家。科臣王致祥疏其事。兵部言強盜聚及百人。肆行剽掠。聲勢不小。地方官不行奏報。緝捕該道府縣罪固不可逃。撫按并應量罰。時巡撫孫光祜巡按田樂。兵備李順知府鍾庚陽。

刑部題本

一十一

上曰前屢旨四方盜情不論大小都著卽時申報寬限緝捕又准以別起抵數立法未嘗不寬乃地方官故違明旨隱匿避罪撫按官亦不行覺察扶同欺罔致盜賊益無所畏將來必成大患孫光祐田樂姑罰俸三月李順罰俸半年鍾庚陽等俱住俸戴罪緝捕近來江防廢弛盜賊充斥仍通行申飭有怠玩情事者兩京科道官劾奏

五月戊辰兵部覆科臣撫按等官七疏皆

謂鎮江府丹陽丹徒二縣自去年十月以來
失事六次未獲一人各官俱務欺蔽致黠盜
縱橫乞再加罰治

上曰地方屢次失事各官通不申報反威赫夫
主不許告認又不急行緝捕以致盜賊公行
良民被害本都該拏問姑從輕降罰戴罪緝
捕

萬曆十四年十二月乙酉巡按山西御史陳
登雲言海內凶荒民多爲盜各處民壯宜及

時整頓以防內患

上曰各處民壯通不操練止供迎送雜差緩急
何賴行各撫按嚴督兵巡等官精選強壯著
實團練遇有盜賊生發即便剿捕如仍前疎
懈失事重治

治河

萬曆三年三月丁巳先是總理河道右僉都
御史傅希摯奏請開創泃河置黃河於度外
庶爲永圖工科都給事中侯於趙疏言事體

重大宜集廷臣會議

上曰開河事理傅希摯所奏固已明確但事體重大不厭詳慎廷臣會議亦是虛文甲可乙否終難成事命侯於趙親往會希摯及僉運按臣確議以聞

六月辛卯工科都給事中侯於趙等題會勘泃河事宜自泉河口起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餘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無賴於泃斷在可已惟是徐呂至直

河上下二百餘里宜開以避二洪邳河之害
特良城伏石長五百五十丈比原勘多四百
七十丈開鑿之力難以逆料性義馬陵俱限
隔河流之處二處既開則豐沛河決必至灌
入宜先鑿良城石工預修豐沛隄防而後前
功可徐議也戶部覆如科臣言得旨看俟於
趙等所奏與傅希摯原議大不相同傅希摯
久歷河道他當初若無的見豈敢謾興此役
此必該道等官畏工久羈官故難其說陰肆

阻撓勘官據其所言謾爾回奏其言先開良
城伏石徐議興工都是搪塞了事之語深負
委托今人平居都會說利道害沽名任事及
至著落他實幹便百計推諉只圖優游無事
捱日待轉誰有視國如家忠謀遠慮者似這
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濟事且加口之議止
欲通漕非欲棄河而不理今他每既說治河
卽可以兼漕便著他一意治河別工不必再
議今後漕糧開兌遲悞責在漕運舟行梗塞

責在河道有曠職廢事的都拏來重處管河
司道等官都著久任不許陞轉吏部該科記
著

○九月己亥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等上言
海運之難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慮耳今欲去
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
一百六十里其應挑濬者不過百里非有高
山長坂之隔也宜以實心任事大臣一員董
之可成百世之功部覆原議聞見既真籌畫

若能力踐其言。事克底績。當重加陞賞。以酬其功。

萬曆五年三月癸卯。直隸巡按御史郭思極因京口漕河淺涸。條上三吳水利一復練湖。以永資蓄洩。一修孟瀆河。以傍通舟楫。部覆得旨。練湖并孟瀆河。撫按督同水利官修復。開濬。責令秋間完報。爲來歲轉漕計。占湖阻行治罪。已是寬恩。如何又議勘償。如有阻撓。及司道因循苟且者。撫按叅來重

自六年七月壬子工部覆總河都御史潘
言等奏河工浩大須多官分督今後凡有
調留待工完將經手錢糧併其勤惰稽查
白方許離任至若部司奉有專勅而有司
之蔑如動有掣肘今後凡供事河上者俱
分司責成得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
後該管河官暫停陞調候河工完日分別
罰委官賢否但以該管河道官為主別道

堡盡被攻圍勢甚猖獗諸將雖經救援未見
出奇制勝一挫兇鋒疆圉何賴著行督撫鎮
臣嚴督將士相機剿殺務使虜氛蚤息內地
無虞

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癸亥

上諭兵部曰遼左失陷城堡隕將喪師損威殊
甚該地方官平時失於備禦臨期不能拒堵
疎防玩寇罪無所逃爾部便行與督撫各官
沿邊將士亟圖戰守長策各處城堡都要用

心防守遇有虜警併力截殺務挫狂鋒如仍因循怠玩致誤軍機國憲具在決不輕貸

○甲子

上諭兵部曰近聞虜衆暫出邊外狡謀叵測沿邊將士尤當十分戒備以防再逞今援兵漸集防剿有資督撫等官還着用心調度隨宜戰守如因循玩寇致有疎虞憲典昭然朕不輕貸爾部便懸賞格有能擒斬奴酋者賞銀千兩仍予世職其餘有名頭目都從厚陞賞

丙寅

上諭薊遼總督曰虜衆入犯顯是黠夷合謀便
嚴行鎮道將領等官用心防禦相機截殺毋
致疎虞乃傳諭遼左官民令聯屬宗黨自為
戰守共保身家有功者依議陞賞斬級自有
軍功爵賞不必開欽賜一端以啓僥倖之實

六月癸亥

上諭閣臣方從哲曰奴酋犯順墮我城堡賊我
之復逞狂鋒豈容不剿卿可傳諭兵部即

差人馬上傳與該鎮總督經畧及總兵等官選擇精壯軍兵整朔人馬器械各陳方畧相機征剿務期殄滅以除邊患總兵杜松等着各帶家丁催他星馳出關拒虜不許逗遛遲緩該用糧餉戶部遵旨務從多處發給毋致匱乏如有玩寇坐視觀望着該部科臣從重叅來處治

七月乙未

上諭遼東鎮臣曰該鎮虜患方殷援兵未集前